

我与武丑

岂 振 江

生、旦、净、丑几大行当组成的京剧表演艺术。只要是戏就有丑，只要是武戏便有武丑出现。可谓无“丑”不成戏。丑行以它独特的表演魅力，如一棵青松耸立在京剧表演艺术之林。

在三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，使我更加珍惜我们的武丑先辈留给我们的艺术表演的宝贵财富。多年来我在李宝柱、宋江泉、贾寿春等老师的亲切教导培育下，使我明白要想演好武丑，当好绿叶，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汗水和心血。只有有过硬的基本功，艰苦的磨炼，细心的研究，才能有精湛的表演，干净利落的武打，身轻如燕的动作，声情并茂，富有个性，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。

多种艺术组合称为戏，只有更高、更过硬的表演技巧，才能塑造更完美的艺术形象。

我演《三岔口》中的刘利华时，认真学习，细心研究叶盛章、张春华等武丑前辈的演法和技巧，再结合自己的条件，力争把这个人物演得生动、丰满。突出他的侠肝义胆，动作要干净利落，武打节奏快慢结合，在表演中多用眼神传情，表现他的机智勇敢。在剧情中，刘利华把任堂惠错当成前来追杀焦赞的帮凶，为了保护焦赞，他要在深夜除掉任堂惠，这样就引发一场惊心动魄的打斗。两人一见面，刘就用机警的目光打量任堂惠，表演中，我用双眼盯住任，转动眼珠，来表达人物的复杂心情。并用眼睛告诉观众，任堂惠不是个好人，我得哄他走。当任执意要住店，进店后，刘借机摸他背后的刀，被任发现，僵持之下，刘马上灵活的拿起油灯，这一串动作，我是以眼传神，以神进戏。当说到“灯头火”时我用了一个倒毛提，又快、又高、又轻，

急转身如飞跑下。每当演到此处，观众会情不自禁地叫起好来。这就是情带戏，眼传神。

在双刀开打时，我用“狠、稳、快、准”的刀法来和任堂惠对打。双刀耍花要快、削头要狠，还要准，双刀飞舞急如闪电，快而不乱。一套双刀开打，每次都是掌声四起。1992年在哥伦比亚演出时，这套开打掌声长达一分钟。外国朋友评价说：“刀法风雨不透，真是好功夫。”剧中有一个跳桌子动作，当年武丑前辈张春华先生跳桌子，一点声音没有，轻如鸿毛翻飞，这个动作在国外传为佳话。我为了达到这个动作的好效果，每天都要跳上几百次，为了达到身轻如燕的效果，我在脚脖子上绑上沙袋，负重反复地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多年苦练，终于练成。在日本、墨西哥演出时，当戏演到跳桌子时，场上锣鼓全停，观众鸦雀无声，这时我在一米多高的桌子后面，台下观众看不见我，突然我一个汗地拔葱，“嗖”地跳到桌上，一点声音没有。观众一惊，马上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和口哨声，那个场面真是让我激动万分。功夫没有白下，我的技艺得到观众的认可，作为一个演员这是最大的欣慰。

强烈的灯光，在舞台上一个头发丝都能看得到，两个演员演绎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摸、开打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都把观众带进了黑暗的世界里。我用虚拟、夸张、传神的表演动作，引来观众阵阵的叫好声。

为了烘托任堂惠的勇猛善战，刘利华的机智灵活，我在桌子上加进了高难度的动作。双人跳桌、桌上翻前空翻，桌腿上翻后空翻，我用入洞僵尸上桌子，任堂惠腾空翻下，再单腿上桌，我在桌底下小毛，再直身横躺在桌掌上亮式。一连串的高难惊险动作，看得观众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。

一出《三岔口》在国内外我已演出300余场，1992年我随团赴墨西哥，委内瑞拉，哥伦比亚演出58场，1994年赴日本演出86场，1995年赴俄罗斯演出20场，仅在国外《三岔口》这出戏我就演了150场，受到外国观众、我驻外使馆、华侨的热烈欢迎。

多年的艺术实践，使我懂得，没有过硬的基本功，没有高超的演技和高难度技巧，是不能完成演出任务的。如果不认真学习、刻苦磨炼，我们武丑前辈留下的宝贵遗产就要失传。所以，我要学习，继承前辈的戏，并且发扬光大，使武丑在京剧舞台上，喷放出更完美、更靓丽的光彩。

(作者单位：黑龙江省京剧院)

责任编辑 王庆斌